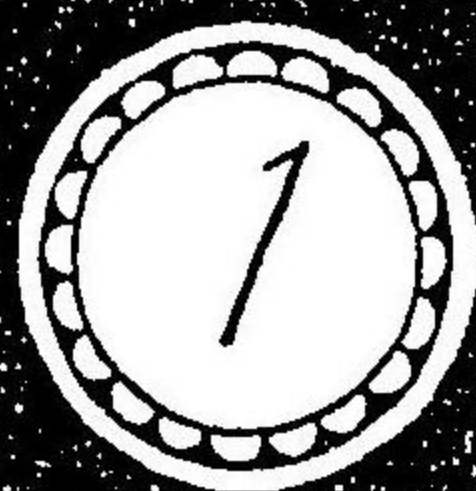


山陽遺稿 卷二



919.5
R15.12
72

919.5 R15 22 n

題山陽遺稿

往嘗子成修外。予一日酒間。得之曰。文章業古
 人云。才學識缺一不可。而僕以為。後居先為。人必
 稱君以才學。僕以寂服君之。後也。子生問其故。
 曰。後才學者。非無志於文學。然多詳於漢。而畧
 於我矣。又乃用全才於國文。誅姦發德。以今日目
 一新。不能不傳。福焉。然其識起於人。非子成。依
 於。目論焉。曰。士君子處世。不可無識。且就先賢論
 之。若明子忠。而。在技。景泰。擊。亦也。先。西。英。宗。於。

山陽遺稿

序

山陽遺稿



338427

919.5 R15 2 n

題山陽遺稿

往昔子成修外。予一日酒間。語之曰。文章業古
 人云。才學識缺一不可。而僕以為。後居先為。人心
 稱君以才學。僕以家服君之。後也。子生問其故。
 曰。後才學者。非無志於文學。然多詳於漢。而畧
 於我矣。又乃用全才於國文。謀姦發德。以今可目
 一新。不能不傳。福焉。非是識。起於人。非子成。似
 然。曰。論焉。曰。士君子處世。不可無識。且就夫。論
 之。若明子。志。而。能。技。景。泰。學。志。也。先。西。吳。宗。統。

山陽遺稿

序

東山



乃成。大以無比。乃不相時而退。遂取礫禍。非識不
足耶。王文成身為大宗議火禮。塔於多象門
人之問。為以不關國家之安危。而徒致紛擾也。
非有識乎。冬。刻苦立言。以為學者之事。畢矣。
然非德。無以進於聖賢之遺矣。足涉百家。
而能守洛閩之平實。亦有所有識矣。曰相
視而妄。引滿酌酢。各言所說。言而別矣。子成
委化。已八年。追恨往事。恍如昨日。以今思之。心
乎識者。以其兼才學也。其人若于忠肅王

文成而後識之深淺可議矣。若余身。既不能
有發闕於經術。又不能有卓立於行事。子成之
許可。亦故者毋失其為。子成史筆。如司
馬遷論事。如賈陸。然猶自視。欲我。乃聖賢之
道。不存于此矣。嗚呼。其於才學與識。何如。頃
者其門人。將刻遺詩文。若于卷。使余序之。詩以
於其詩。抄既悉之矣。若文之雄偉奇特。以
天下人。知之。其傳不待刻。亦不待序也。子成
著書。外史之外。有通議政記。諸編。此稿以輯。

時其緒餘耳。然使他人有之。足以成一家。亦盛乎。昔者羊日雲為謝安所知。安亡後。偶醉過西州門。不覺慟哭。今睹子成遺稿。有偶過西州之感。回書生前所與相語者。使置之卷首。天保辛丑五月夜崎獨撰。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 文

卷之一

書

荅古賀溥卿書

荅小野泉藏論詩律書

上菅茶山先生書

荅日野亞相公書

上樂翁公書

卷之二

論

陳平周勃論

七國反漢論

趙廣漢論

東漢政歸臺閣論

荀成論

鄧艾鍾會論

王猛論

唐太宗論

斐度論

李德裕論

宋論

趙普論

張浚論

大江廣元論

北條氏修禪學論

卷之三

傳

節女阿正傳

阿雪傳

百合傳

高山彦九郎傳

古川翁傳

碑

廣邑新墾碑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玉堂琴士碑

大塚鳩齋墓碑銘

箕浦東伯墓銘

卷之四

碑

北村孟溟墓碣

小野櫟翁墓碣

廣江殿峯墓銘

渡橋翁墓碣銘

大倉翁墓銘

漆谷翁退筆冢銘

楠部子春墓碣銘

北條子讓墓碣銘

巖山子文冢銘

卷之五

記

管公畫像記

登登行莽記

登登汶莽記

黃葉亭記

夢硯樓記

移山亭記

歌聖堂記

挹翠園記

招月亭記

鳩居堂記

松窻記

超然樓記

如斯亭記

上田氏松樹記

卷之六

記

理窟記

桃源石記

小赤壁石記

長古堂記

桐陰茶寮記

竹樓記

涉成園記

鴻雪處記

鏡背輿圖記

卷之七

記

耶馬溪圖卷記

笑社記

象墜記

九霞樓記

無邊風月樓記

簡齋記

鎮海園記

萬象園記

遊騁樓記

石香齋記

卷之八

序

送大原雲卿序

送珉山禪師赴鎌倉序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送小田廷錫序

送山根子慎序

送齋藤生從父東游序

三國志演義序

古詩韻範序

刻陶說序

土佐日記新解序

卷之九

序

近世叢語序

經典穀名考序

新刻曾茶山詩集序

新刻林和靖詩集序

孫子管闕序

續八大家讀本序

拙堂文話序

如亭遺稿序

官暇漫吟序

梁星崑西征詩序

卷之十

序

續米庵墨談序

招月亭詩序

紀元畧序

新刊容齋隨筆序

高江村集鈔序

管茶山翁遺稿序

雜著

祭樂翁公文

狗說

捕雀說

鷹說

貓狗說

蠟燭說

羽二重說壽猪飼翁

牧晦文吉名字說

中川祿郎名字說

跋世張夢卷

書子常詩卷

跋獨立真蹟卷

書頤素堂詩鈔後

書新田楠菊池足利今川書卷

後

澄泥硯銘爲木朕子簡

書像自贊二首

通計百二十一首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詩

卷之一 丙戌

古今體六十二首

卷之二 丁亥

古今體百五首

卷之三 戊子

古今體六十二首

卷之四 己丑

古今體百七首

卷之五 庚寅

古今體七十六首

卷之六 辛卯

古今體七十八首

卷之七 壬辰

古今體四十首

拾遺

古今體六十六首

通計五百九十六首

附錄

山陽先生行狀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終

山陽遺稿卷之一

賴襄子成著

書

○○答古賀溥卿書

襄白溥卿足下。嚮從駕東役。辱問家公。因得相見。又辱賜書。當
速奉荅。而因循不果。幸勿見罪。蓋尊大人與家公有兄弟之誼。
者。誠如貴論。而足下才識。又襄所夙慕嚮。相見凶卒。未盡志意。
奉別之後。爽然自失。而公館偷閒。遣書而行。見其意氣。懃懇。一
見相許。使襄盡言。無忌。襄焉敢有所隱伏哉。至揄揚之語。每讀
之。愧縮不自容。若是者。襄所不欲聞也。若夫所論。儒習之陋。乃
古今通患。而此間為其所謂。抗傲之氣。勝而兼容之量。多。可謂

深見時弊矣。襄嘗原習弊所由。其來遠矣。蓋西土以科第待士。士風雖輕躁。各得行其所學。本邦尚古。亦有選士之科。而中世以降。官視氏族。文儒限職。管右府之大用。當時以為非常之舉。及至天下用武。唯藤原通憲大江廣元以事業著。其佗寥寥無聞。廣元之為廳使衛尉也。月輪氏議其非文家進途之例。可以見時情矣。至室町氏而後。封建成勢。等限益定。文學之用。非待讀待問。則通信達志。與僧道卜祝。獻技於人主前而已。慷慨之士。不能一展其手足。則寧放浪江海。跌宕詩酒。一往而不返。否者。故立異言。鼓撼一世。以自快。世之君子。從而攻之內。相搏擊。其衛道之心。不如其好勝之心。適使武人俗吏。傍觀嗤笑。曰。六經爭論之資耳。於天下國家。毫無所益。間或詔以治道。則其所

陳列。往往不量情勢。不酌緩急。而終於不可用。是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足下以為何如也。方今帥府藩國。並稱右文。祭酒林公。以大有為之資。主海內學柄。諸老先生。左提右挈。務同道德。以資治化。凡儒臣之信於君相者。一言有補。澤被生民。誠志士自奮之秋也。溥卿足下。以名儒之胄。在幹事之職。來諭所謂年少才富。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者。僕以為足下之謂也。異日一洗因襲之陋。間執天下俗士之口者。非足下而誰乎。近歲邊徼有警。物情不安。尊藩正膺方面之寄。折衝禦侮。固有待於文武之才。足下其勉之。襄弱冠亦有志經世之學。好談兵。謂功名可唾手取。已而病故。纏牽客氣。盡消。每思往事。未嘗不汗背。自知質弱才疎。不適世用。幸以繼家有以得優游。自養。管茶山先生

以交執之故。延襄其鄉塾。使督生徒。將黽勉以酬知己之意。抑襄年已三十矣。既不能克其家。又不能報其國。每對書經。自顧忸怩。海內交游之士。謂襄何哉。唯足下亮察之。足下謬聞襄精於本邦制度史譜之學。欲觀其所著。襄豈精焉哉。特好之云爾。如來論所謂四寤。襄身正備之矣。而好之不已。病廢以來。以文墨自遣。最慕賈生。司馬子長所為。竊欲擬之。嘗讀常潘大典。苦其浩瀚。又病室町後。載藉紛沓。難得要領。因不自揣。斷自源平氏。以至於今代。家別紀之。為外史二十餘卷。又疏其治亂之槩。制度之畧。兵食刑法之沿革。為擬策三十餘篇。自便於觀省。非可視他人者。家公志在經業裨國。觀襄所為。為空文無用。不屑一覽。相見之際。辱見問及。而不敢出者。為此也。雖然。傾瀉至此。

此瑣瑣者。何必祕為。當竟乞正耳。承足下亦有志於筆削。而不果。夫古人著書。出乎不得已。事業文章。自有重輕。足下為其重者。襄也。為其輕者。量方從事。各得其宜也。至曷僕自愛。期以了天下未了之事。又將為之解僭妄之嘲。則雖襄所不敢當。抑何拳拳之至此乎。襄雖罷駑。焉不自力。顧恐不能副足下之望。徒增天下之笑耳。唯足下不弃。而教誨之。襄謹再拜。

○荅小埜泉藏論詩律書

襄頓首。謹復泉藏足下。嚮歸自西遊。與足下論近體聲律。因語在長崎所見聞。以謂華音不足學。八病不足拘。以其在彼已廢歌唱也。而強說之者。舌官驕人之具耳。今來書下問。以為雖舍華音八病。而至排比平側。猶不得不依舊律。夫已廢歌唱。而猶

株守其律無爲也。才力之士，別出手眼，必有一種無罣礙之詩。使僕備論之，此疑非足下不能發。僕不敢不爲足下竭也。蓋言語與世運相推移，而聲調亦隨而變焉。其間又有不復變者，皆出於自然之勢也。三百之變爲騷，與楚詞騷與楚詞之變爲五七言，五七言之變爲律詩，勢也。而五七言馴致於唐，其字句豐約之度，不復變移。律詩至今，其平側排比之法，不復變移，亦勢也。二者發於自然，而成於漸，非由人爲也。何者？五言昉於十九首，蓋係建元以後，雖然此彼有屋簷，較方有較，已似漢人語。如游子悲故鄉五字，出於高祖一時矢口，亦十九首中名句也。七言雖昉於柏梁，然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多一字耳，其實七言也。至飯牛歌，全然七言矣。是其關紐漸

開，非強之變可知也。律詩之非強變，亦猶五七言也。沈宋創新體，遂爲一代定制。如其因四聲立八病，徒設此險艱，以課進士，非後世所可必由。而其平仄相雜，以便喉舌者，出於自然之節奏，非沈宋所能創也。如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四言而協聲矣。鶴鳴于九皋，老馬反爲駒，五言而協聲矣。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則七言而協聲著對矣。漢詩有自協平側者，建安乃似故意協之者。至齊梁五言，則全與唐律無辨焉。而梁陳間七言亦多類唐人律絕者。如楊柳青青著地垂，四句爲陳人作。使不知而讀之，莫不以爲王建杜牧也。豈非亦所謂關紐漸開者哉？故彼約長篇爲八句，截八句爲四語，韻必用平聲，而句中亦連綿平聲，以穩順聲勢，皆節奏之自然者也。李嶠汾水秋雁

一絕。黎園奏之。至使明皇流涕。其舊為古風。全篇流麗。不甚整
牙。必斷取廿八字。因其平韻協聲者。然後可被弦歌。可以見耳。
然唐以後詩廢。而詩餘興。詩餘廢。而歌曲出。近體不復上絲竹
矣。而不諧其平側。莫以便唸誦。譬之和詞。萬葉以前。田峻紅女。
人人能之。以其可歌也。後世等絃之詞。歲新月更。而所謂和詞。
獨為士大夫言志之具。然三十一字之節。成於自然。不由於此。
不可以諷風土。雖異其勢。一也。故詩之有古風。猶歌之有長短。
不齊者也。其節奏未定也。節奏已定矣。而猶為之者。以馳騁才
情耳。苟資諷詠。非三十一字不可。非近體不可。夫宋以後不唱
近體。而歌詩餘矣。然詩餘之按譜填字。比近體更嚴。是知律之
嚴。所以諧音調。故愈諧則愈嚴。及其廢也。人不見其諧。而苦其

嚴。是以生足下之疑也。大抵言語聲調。古簡而今繁。古疎而
今密。隨世運之自然。其變勢也。其不變勢也。知其所以可變。
則知其所以不可變。使天地間本無此律。而人忽造之。則其傳
必不能如是之久也。譬如科舉。叔於隋。而實出於漢魏。考課刑
律。成於唐。而實原於惺何之法。其後君相。雖有絕異之才。而莫
之能易。非勢而何勢也者。一成而不復可移者也。夫以李杜韓
蘇之才。自我作古。何所不可。乃不能不俯首就休。文沈宋之束
縛。唯有古風一體。可以拓裂尺幅。縱橫自快。而其用韻排句。亦
有古來傳承之法存焉。雖數公必奉以周旋。可見此事非才力
所能強變也。在漢土人。且然。況在此方。用彼之言語。以叙我之
性情。摸其聲調。於髣髴影響之間。不得不依準其一。定之是疑。

但就其矩矱中必避其病之最可忌者其故設險艱者不必學可也今之詩人或泥其不必可學者而犯其必可避者是爲可笑耳僕所識舌官稱解聲律者亦不免於此僕是以益知其說之不足信也今且舍其耳而用其目就唐宋明清諸集逐句推驗可以知彼所謂不可變之律別自有在非是之謂也僕所見如此唯足下擇焉。

別紙

後書見論讀竹山翁詩律兆見其以律喻和歌之比爲波和苟然近體不足依準者足下老於和詞者宜有此疑也然揣翁意蓋以此論用韻有今古之別耳非總言詩律也足下不以辭害意而可此書與近時武景文古詩韻範皆考據精確有大功於

藝園者不可不讀足下讀二書而知詩之不可無法讀僕之論而知法之出於自然則思過半矣。

又

僕得明問已竭盡其愚而恐有罅漏又周詠兩都諸友獲此數篇皆係稿本塗抹狼藉故淨錄爲一冊併往參而觀之足以相發也如其判徒詩樂府爲二與愚見微異如家父作誦吉甫作誦是主誦不主歌所謂專敘述者似可謂之徒詩矣然左氏衛侯使師曹爲孫蒯歌巧言之卒章遂誦之則詩可誦可歌不必區別也漢鏡歌鼓吹似取民間詩非別製之故其中多與十九首相出入者魏人歌行亦與他離別應酬之作體裁不異唐製五七言律新翻度曲皆取於此既而截律之半以便歌唱如涼

州伊州陽關柳枝皆是於是專以短律為樂章如王昌齡李益
每作一詩伶工爭購一樹春風萬萬絲為樂天遺安時所口占
而樂工奏之天子前皆近體徒詩也時以其篇章婉約音節清
脆故被之絃歌非別有一種樂府也至如李杜歌行長篇學魏
武薤露蒿里之意因古名而出新裁盤硬排累肆已所欲言非
上之絲竹者徐師曾益視此等以為有詩無聲之歌不知作者
始無意於聲也至李之短律無不可歌者不獨清平調而後人
詩餘取此入譜焉耳及宋後長短句盛行雖絕句亦不復唱歌
矣故樂府律詩詩餘皆一物之盛衰變化者不可歧為兩派也
至於今日一齊皆為可誦不可歌者矣要之詩本永言押韻協
聲婉言而不直叙故誦而不歌亦可以陶寫性情自娛娛人歌

行近體無施不可而近體竟是詩本色就近體中七言斷句又
其節奏大定長短合度者王漁洋以五七言截句為唐樂府以
僕觀之似七言居多今人寫情敘景亦用廿八字而有餘不必
抽黃對白拈斷鬚鬚然後謂之詩也至於填詞雖華人苦其拘
不作可也

又

音節諧否不待華音者本書已言之矣更有一證試取明清人
評古詩者覽之曰某篇有調者我亦覺其有調曰某字不響者
我亦覺其不響如素倉山論群山萬壑赴荆門不可改群為千
誦而味之信然非意有異全所爭音節而已是故詩之驚心動
魄總在吟誦之際不必待細繹其義而涕已墜之是知聲音之

道和漢無大異也。假令浮切不差，如譯家所言，而歌以華音，聞以邦耳，是亦爰居鐘鼓，何感情之有？或者射的之喻，似未察于此者。况唐宋矩矱，歷歷可按，我之詩學，未至茫昧如是乎。

○○上管茶山先生

賴襄謹再拜。白管先生座下。日承尊諭，藩議欲襄就官，待以好爵重俸，襄朽廢人也，而蒙收錄焉，不可不謂之知己者也。覆而考之，不知襄者矣。襄唯不欲仕也，是以在此使襄欲仕，則有父母之邦在，邦君仁恕，捐舍細故，加之推輓，有人則使襄欲仕乎？脩飾身言，顧慮毀譽，凡可以干祿者，何不為也？夫父母之邦，義所當仕，不得謂不欲之也。而有所不能焉。襄天質多病，疎放為習，不能整衣裳，不能久坐，不能屈伸，不能時起卧，不能從而入

從而出，至踏阻囁嚅，為不情之言，以相應答，有所不能也。饒令少忍或不異恆人，久忍之則結畜其氣，無所發洩，必喪心病狂，身家兩敗，而無益於國，是亦何取於仕也？天下之士，誰不被其國恩，若襄則可謂最重矣。襄之家，非有先登斬首之功也，非有積日累歲之勞也，及家翁之身，遭遇右文，起布衣，上朝班，遂至忝師範之任，撫存待遇，無所不至。襄常見其感激思報，蹙蹙不解，為襄者，安可不竭力致身，以繼其志哉？抑人各有能有不能，自量所能，要之於終，雖身之不列於朝，或足以圖尺寸之報，是襄所以燕息度年也。今乃顧通籍委贄於他邦，是胡為哉？使襄禽獸則可苟，亦人也，則何必處之，亦何面目以見天下之人乎？襄之出國，已誓於心，雖百喙交訕，斷乎不遷矣。不知襄者亦

曰彼不欲事於小也。襄特以其義耳。義已不可爲。使有賀薩來聘。不就也。況其有所不能乎。有養鶴者於此。憐其病而不能踰蹊也。開籠放之。羽翮摧殘。飲於潦。啄於藻。或者欲收諸彩籠。飼以稻粱。而鶴不願也。出籠入籠。彼烏願乎。使雀甘於籠。則何必辭故主。以往凌雲。冲霄皆其賜也。今襄亦將全其賜焉。至議使襄姑捨其姓。則不獨不知襄乃不知先生所以畜襄之意也。果然。何以自稱於士林哉。夫人以好來。襄不以好報。必大傷其意。先生愛人憐才。量如江海。必不怒於盡言。是以冒昧至此。唯先生恕亮之。襄謹白。

○○答日野亞相公書

布衣賴某謹再拜奉復日野亞相公閣下。一再辱手書。懇諭觀

縷讀之數四。銘肝刻骨。蒙諭近與襄同進者。群劾襄侍宴被服欠禮。攜酒挈童爲倨傲不敬。閣下諭其所從來已久。不必相尤而訴之不已。謂閣下雖容之。左右執事必有糾責。所以去臘之會。拔隊特召襄。襄當時不知其由。頗怪之。今因尊諭乃知之耳。夫襄之所爲誠倨矣。然蒙閣下之包容。以至今日。閣下不咎而儕輩不容。甚可異也。襄於是獨退避之可也。何必嘵嘵與較短長哉。雖然。承閣下之多方縷縷。初心所存。不敢不盡之於閣下也。襄倍隸之餘耳。叨侍搢紳。已極忝竊。忝思恃養爲此倨肆。豈不自知其罪。而所以不顧者。抑有由矣。襄受恩舊藩。義當委質致身。而少小多病。有所不耐。且天資疎狂。不能從物俯仰。得脫羈縛。放浪自適。喜平安山水幽秀。其文士總非仕途人。乃樂居

之託跡市陌。杜門戢影。除看竹尋花之外。未嘗與人相往來。自
念既已不仕。父母之邦。敢折腰於他人。不獨不仕。誓不蹈王公
之門。何則。蹈王公之門。不可不穿仕者之服。執仕者之禮。是性
所不能苟能之矣。謂父母邦何哉。不圖閣下謬聞虛名。辱見延
招。廁之賓客之列。愧懼交集。欲辭謝不就。側聞閣下風流宏裕。
忘貴下士。憐才容物。非世王公之比也。故陳野人不習禮節。如
許野服出入。如其平生。則不敢不奉命。又請賜予之際。無類臣
禮者。前後並蒙許允。於是敢進。爾來頓奉警欵。得侍觴咏。果信
人言之不虛。而時顧視同輩。皆衣服儼然。濟跲進退。而襄獨頽
放言笑自如。歲時賜物。衆皆造門致謝。而襄不甯。常恐致左右
側目竊罵。然知閣下諒其野性。以度外待之也。所以恃焉不顧。

所謂人見朱門。吾如蓬戶者。閣下不唯容而不咎。眷顧歲加。屢
辱知己之言。撫躬感激。以為難獲之遇。思所以報之。以為身無
寸長可圖裨補。獨有全吾不謫之節。以成其不驕之德。傳之後
代。以為美談。或有畫日野公夜宴圖者。滿堂衣冠。中有亂頭粗
服。攜瓢擊童。眉談笑者。豈不可觀區區之心。不為同儕所察。
乃有今日之議。夫欲使襄勉強修飾。擊踞曲拳於閣下之前乎。
擊踞曲拳。世不乏其人。有一人焉。而不擊踞曲拳。在閣下何所
損乎。枉而行之。非必難事。獨惜閣下之容物不終。而襄之直已
有缺。一舉兩傷。何以報德。雖黽勉一時。不能常然。則適足以重
罪。是襄所以終不甯。非敢文過遂非也。且因人言。每每變節。將
何所不至。閣下又烏用此無特操之士耶。夫閣下與襄等。為文

字飲結布衣之歡。非講禮法也。不然以無位無爵之匹夫與天子之輔相促膝飲酒。禮乎。此輩所云云。何異於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哉。假設閣下在朝廷。天下之將帥藩鎮有禮際不孫者。而閣下降屈之。則雖褻也將獻出位之言焉。今一布衣餼生之失禮。何有於閣下。而掛之於齒牙乎。况閣下未嘗以褻為失禮也。而此輩乃尤之。豈謂其傲同列乎。簡弃禮法。野情相待。文士常態。皆謂之傲乎。且凡所謂傲者。有所挾也。褻文章詞藝。無一可挾。假使有之乎。褻亦嘗讀書。粗知輕重矣。持彫蟲之末技。以為可以傲人。褻雖罷駑。未如是之淺躁也。或以為閣下曲庇於褻。而褻矜其殊遇乎。則不唯不知閣下待士之意。挾恩凌物。奴隸常情耳。曾謂士人而為此乎。抑朋友之誼。見其可議。何不面加箴規。而必陰譏彈之。且熟視至今。乃為此言。皆褻所不解也。褻野人。本無求於王公。持感閣下之知遇。鞭撻策惰。周旋至今。今乃如此。則閑雲野鶴。何天不飛。何必勉己所不能。俯學都人士之為。為天下高人所鄙笑哉。又無辭以謝於父母之邦也。獨依戀於恩眷。念遭逢之難再。是以不能決然引去。唯閣下裁之。褻謹再拜。

○○上樂翁公書

布衣賴褻謹再拜。白。少將樂翁公閣下。褻嘗讀宋蘇轍上韓魏公書。愛之。以為自昔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貌。以養已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

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閣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路。又處閑地。使襄學轍所為。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尊嫡君侯膺 幕命入

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邸吏帶

閣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礼意殷勤。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閣下。而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接警款。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蕪穢。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轍書稱史。遷文有奇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畧。輕信淺陋無識。夫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畧之譏。况如襄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瀋史。

之浩穰。入恨其有關。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

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家終始者。於是私做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至於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拆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為非襄輩所及也。至其義例。益亦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繁 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

家。而雜以雄長。舉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

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

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

厠權蒙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總屬而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今代稱謂。則謹據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撰名號。以贖今代而昧後世耳目。閱首至尾。睹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無前之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說與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不為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其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据前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至為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肖學輓近之文。縛是以括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人。今乃得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之幸也。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

百載。非經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襄也病羸。不能効力父母之邦。况敢望有益於世。然生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惧無已。

山陽遺稿卷之一 畢

山陽遺稿卷之二

賴襄 子成著

論

○陳平周勃論

世皆稱陳平周勃誅諸呂安劉氏漢之為漢二人之功也。余以為不然。誅諸呂安劉氏者，由於齊王與灌嬰也，非平勃之功也。何哉？齊王起兵入討呂氏，平勃等議以灌嬰為將伐之，而嬰與齊連和。夫齊號為強藩，所謂東西秦也。王舉其全國聲諸呂之罪，雖其心未必在於安漢，而義擊足以振動朝廷。朝廷盡見兵附之嬰之手，所恃以距齊者，獨一灌嬰，而嬰乃連兵於外。西嚮其鋒，當是之時，天下之勢內不勝其外，雖三尺童子，知內之必

有變也。於是平勃乃洵然謀助劉夷呂之計。而平猶遲疑使勃試之。勃又假朱虛之力。纔能成事耳。向使齊王不舉事。舉事而灌嬰不與之和。進擊而克。則彼平勃者將晏然遂相諸呂。不敢奮而誅之也。何以知之。初呂后之欲王諸呂也。謀於平勃等。夫以后之悍。欲封則封。而必問之者。豈非恐天下之議已哉。平勃佐高帝定天下。天下所望以為重也。誠使同辭抗之。如王陵所對。則后未必肆然行其志也。唯其阿諛順旨。逢迎其惡。故后得以號於天下。曰平勃亦可此議矣。呂氏之得權。非平勃成之。而何乎。其後又聽辟疆乳臭之言。使呂氏將南北軍。則真授寇兵。附盜鑰者矣。由此言之。平勃者可謂助諸呂危劉氏者也。罪不容於誅矣。其免誅者。幸也。彼無他。其更事多。變詐無恥。務避

就一己禍福。而至於入之家國安否。繫乎不經於心。其欺呂祿入北軍。倉卒決計。皆迫於齊王灌嬰不得已。而然耳。非出其本心也。夫以當時之勢。雖無平勃呂氏不得不伏誅。呂氏伏誅。則高帝子孫不得不承統。是必然而無疑者焉。而平勃每有德色於文帝。豈非所謂盜天之功者哉。使文帝按實責情。討其前罪。則二人將何以對之。吾故曰平勃者助諸呂危劉氏而幸免於誅者也。

○七國反漢論

封建之於天下。利害相半。要制其勢如何而已。七國反漢。以誅晁錯為名。漢誅錯謝之。是七國為政而漢聽之也。甚矣諸侯之難制也。自古言封建之害者。莫不舉此為證。余獨謂封建之利

因此而可見已。當呂氏之危漢。漢之將相大臣。如周勃陳平。皆媿阿附和。莫敢支吾。至齊王起兵入討。遣灌嬰將重兵防之。而嬰與齊連和。於是平勃始聲義。誅產祿。產祿之誅。非成於平勃也。由於齊王也。齊王以誅呂氏為名。其實未必然。七國之以誅錯為名。其跡雖異。其勢一也。夫制天下之勢者。使其內外相維。本末相制。然後天下無傾覆搖動之患。漢之中葉以前。朝無權姦者。以諸侯鎮壓其外也。是封建之利也。獨恨其本末不相稱。故貽此禍害耳。高帝百戰有天下。欲傳之子孫。而子姪眾多。愛有所分。於是割裂而封之。猶暴富之民。分產諸子。而不知強其本宗。文帝入紹大統。而諸藩王皆有比肩接踵之心。動至驕傲不法。而漢不得不削之。削之輒反。莫足怪者。其禍出於高帝之

制勢不盡善耳。不得曰封建之害如此也。七國反之後。漢之君臣徒知諸侯之為害。而務削弱之。末日以太輕。本日以太重。是以王氏擅權於內。而天下莫復起而爭之者。當是時。使有外藩如齊趙吳楚。則必起兵內向。以誅王氏為名。以破其膽。何姦之敢為哉。唯其無強諸侯。是以坐移漢祚如此之易。猶家無支黨。而狡奴黠僕。無所顧忌。是亦不善制勢之過也。嗚呼。是豈獨西漢而已哉。吾恐後世有不察於勢。而徒防其害。以削弱之為得計者也。故論之。

○趙廣漢論

漢宣之朝。以能吏稱者。莫若趙廣漢。而以微罪誅死。世皆為漢惜之。余獨以為廣漢之死。不足惜。適可為漢賀耳。夫廣漢者。所

謂微以為知，許以為直者也。初，詔事霍光，光死則伺知帝忌霍氏，乃故索其家私酷破器，斬關以致達帝聽，而帝善之。是廣漢所以受知也。及其以私怨殺榮，畜為魏相所案，則探相陰事，欲以迫脅之，突入相府，捕鞠奴婢，而帝惡之。是廣漢所以受戮也。故廣漢始以微與許起身，亦終以此敗。帝之惡之，可謂知所惡矣。始之善之，則過矣。帝何不思彼向事光者，何以忽如此思而得之。洞知其反覆險狙之情，則將深惡而黜遠之，豈待榮畜事哉。且夫廣漢所稱為能者，不過曰設術使豪民相仇怨，為鈞距發姦，擿伏如神而已。是出於微與許之餘矣。足貴哉。漢自武帝文網深密，吏民彫弊，宣帝稍知變之，然不免為聰察慘刻之君。而廣漢又以其微與許濟之。廣漢之受知，非社稷生靈之福也。

其敗且死，豈不可為漢賀哉。夫廣漢以其激與許陷於機械術中，以此治民，則為鈞距擿發，以此事上，則為斬關突門，揣摩人主之意，苟得其當，則擊斷而不顧，豈亦非治世能臣亂世姦雄也。以宣帝之明，而猶不能不一隨其轂，使其不死，而事元成庸暗之朝，將無所不至矣。吾故曰：廣漢之死，可為漢賀，不足惜也。

○東漢政歸臺閣論

東漢不任三公，而歸政於臺閣，論者非之。余以為論者非也。夫天下有權有勢，權之所任，天下趨之；勢之所任，天下畏之。以天下之所畏而兼天下之所趨，唯人君為然。非人君也，而并權與勢，是僭亂所由生也。西漢之初，韓信黥布之徒，皆據土地擁甲

兵其力可畏。高帝不敢任之以權，是也。然蕭曹絳灌其功勳太
高位望太隆，而更居柄要之地，其不致變幸也。而君臣之際常
有猜忌之心。武帝以後，乃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則兼丞相大尉
之權，而勢力什倍之。降至元成，又以外戚充之，終以成王莽之
篡。豈非權勢併授之弊歟？光武蓋有見於此，故開國之臣建勳
於謀策戰鬪間者，天下已定，則舉束之高閣，崇其位厚其祿，而
不任以權柄，獨置尚書以典出納，如曰吏事叢脞，不足以累君
輩名優禮之，而實防之亂也。向使光武柄用雲臺諸臣，饒令無
韓彭趙臨之禍，安保不有鄒繆下獄之患哉？則光武之收政於
臺閣，不獨以防君柄之下移，亦所以保全人臣。其貽孫謀可謂
深矣。而非之者，以為三公備員，朝無重臣，故致外戚宦官之專。

橫。夫光武不欲委政功臣，況冒委之外戚也。尚書自有令，亦無
事於宦官也。使東漢諸帝深考祖法而謹守之，彼二患者奚從
而生哉？唯其不謹守之，而顧倣西京之弊習，使竇梁諸姓以將
軍典省務，權勢並隆，殆逼人主，而莫以制之，則不得不賴中官
以圖之。而中官之權遂由此重，以至覆亡而不救，其足怪者。然
當是時，苟能移其所以親信中官者，以任尚書，則亦足以制外
戚矣。何者？有權而無勢者，每憑人主為重，在人主所嚮如何耳。
張陵為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叱出，救虎賁羽林奪劍，劾奏冀。
詣廷尉論罪，尚書之權足以制大將軍之勢也。如此，使桓帝因
此遂誅冀，易如孤豚腐鼠，何待超瑋輩哉？嗚呼！是光武之謀也。

○荀彧論

董昭等與列侯諸將議丞相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苟或以為曹公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及擊吳請或勞軍或疾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乃飲藥而死

賴子以或之為此言為不可曉也彼曹操者何如人哉當天無事之時入己以姦雄目之以或之才參其帷幄二十餘年寧有不知其心志所注或能料敵於千里顧不能料交際之人乎望操以忠誠退讓是望殺人劫財者以仁義也或必不如此之迂矣既而得其說曰是或所以深贊操詐術也或意益以為曹氏所以能至此者以挾天子令其業垂成而四方未服乃驟見僭跡則人心不悅群雄得以藉口非計之空也故當會議之際

公言撓之使人謂己與操素所謀如此以為操文其姦而所謂退讓之實者則微言喻操也夫昭等所勸者天下之名也而或所規者天下之實也九州而有其六小大之政莫不已出九錫備物於我何有哉取僭踰之空名而遺退讓之實利操之不能全服天下實出於此是或之所惜而不能不言也然則操何為殺或不察其意而以為撓已事乎曰非也徒忌其才耳操雖雄猜豈不知或之助已而忌之何哉是猶盜必有黨以濟事事將濟而利有所分則必忌之黨之密者被忌愈甚吾深謀秘計彼莫不知而彼之所算每出吾所不及他日烏保其不圖我圖人者疑人圖已其情然也且操家本出官豎故惡有門望者楊氏孔氏皆以此被除况或先世台司閥閱之隆出楊孔右操之收

用不得不以令僕待之。而覺其勢之漸逼已也。其智過之。而其勢逼之。是或所以為操殺也。而後之君子。不深究其情。或以為盜賊。或以為節過管仲。道似伯夷。噫。盜賊為同類。所楚而得。比於伯夷。吾不可以不辨。

鄧艾鍾會論

姦雄之篡國。不可徒然而濟也。自建非常之功。以大厭天下之。而取天下可忌可畏之人。因事誅鋤之。使人不能覺其際。然後舉國內。唯其所欲為。今夫黠僕狡奴。奪王家之產。必先有所樹立。又驅逐其同僚之難制者。宣於鄰里曰。某有其罪。某有其姦。聞者不察。以為實然。則過矣。吾讀史至鄧艾鍾會之事。未嘗不疑其跡也。夫自古功臣謀反而誅者。如韓信彭越之類。不為

少矣。然功成而數年。乃至於不免。其心跡可推而知也。今也艾會克敵降旗。僅出而檻車在後。版籍未闋。而城門夜驚。是其際必有故矣。而史官皆人也。一切以反書之。豈可遽信哉。且使艾會有異謀。則當其握兵出外之日。將養寇以內向。何以冒萬死踰絕險。以犯不可必之敵哉。艾之被誣。史亦言之。則不必辨可也。至如會智畧絕人。使其舉事亦必不如此之疎淺也。余嘗考其時情。參之我國事。然後知此二子者。皆陷司馬昭術中。而不自知也。我北條氏之竊源氏權也。使其巨族大姓豪傑難制者。自相攻討。屠滅漸盡。而後徐起而收之。彼司馬氏亦如是而已。前年戮王凌。今年屠諸葛誕。其可畏者。猶有艾會。故因擊蜀之事。噉會除艾。又令亂兵殺會。因誣以有異圖。而人莫之或詰。當

時朝野益頗有窺其謀者而憚司馬氏故不敢明言耳吾獨怪彼後世之讀史者莫察其姦也抑昭之將篡魏雖路人知之以艾會之智豈有不知而會又嘗參其密謀今竝受命擊寇是非助曹氏者也然而為昭所忌者何也無他謂其智術之可畏而意望之難測也會之誣艾衛瓘與焉而會敗瓘免蓋同受昭意而瓘更受密旨先圖艾而後及會也然則司馬氏何故先使二子取蜀乎曰自建非常之功以大馘天下之心耳夫魏有功於漢而篡漢晉無功於魏而竊魏則恐天下之議己也獨顧魏未能取吳蜀魏之所不能取而我取之我之伐魏天下其誰曰不可而非二子莫可使者彼二子者乃盡心竭力爭效鷹犬之用以成其篡奪之勢而繼之以死亦可哀矣曰王濬杜預取吳而全者如何曰其為人非如二子之可畏也且晉既篡魏其事濟矣復何有所忌於天下哉

王猛論

王猛臨終戒符堅晉正朔相承不可圖鮮卑西羌吾仇敵可漸除之符堅不聽大敗於淮淝而終死於垂葦之手世皆服猛言如著龜而情堅之不聽賴子曰堅之不聽猛言有由來矣而猛所以言於堅適足以激其伐晉之意也慕容垂之降秦也猛勸堅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平四海奈何殺之以為冠軍後猛伐燕請垂子自隨誑奔燕軍誣之以叛垂懼出走為堅所留而止夫猛雖有長才而將畧遠不及垂垂之得寵猛之所不悅故百方傾之而堅不從堅委任於猛所言皆聽與猛異見者雖

黜舊輒斬之而至於爭垂事則衰如克耳是非知其相妬哉吾
觀堅拒猛之言知猛之言不入堅心也堅志在平四海而猛曰
晉不可圖堅收攬英雄而猛曰鮮卑西羌可除所謂空除者空
莫如垂堅聞猛言以為亦出於妬心故不經意耳是以伐晉之
舉符融再述猛言而竟不聽誰知其所由不聽有如此哉且猛
不詳言晉所以不可伐而徒曰正朔相承堅心必曰猛以吾氏
種不如司馬氏歟是猛言適觸堅所忌豈不激其意而速其禍
也夫晉非不可伐但不得伐之之術耳夫圖數百歲不拔之國
而徒欲以聲勢覆壓之一舉而不中情見勢竭百敗從起不足
怪已堅之大舉益八十萬人矣分為八軍以垂長諸將將之更
休迭出或擣川荆或擾江淮使彼疲奔命晉雖輯睦八受十萬

人寇有不力屈乞降者乎馭英雄如養猛獸鷙鳥苟有以用其
爪牙而達其搗攫則彼何暇內顧反噬哉使堅得其術以伐晉
則雖垂輩之桀黠將爭効其力何必仇視而剪除之為猛之策
不出於此而徒為愛憎之言何足以動堅之心哉

○唐太宗論

英雄之主必有術以攬天下之心者非常慮之所能測也夫得
天下與否何所決哉天下之心聚於我則我得天下散而之他
則失之而已通徹則聚壅塞則散必然之勢也夫人主以一人
馭天下其勢可謂危矣所恃者天下智勇之士莫不以功名富
貴為心而皆欲因我以得之我使其鬱滯抑塞難於自通則天
下誰注心於我者決其壅夷其塗使人人輒効謀展力於我以

得其所欲然後我可以安居其勢唐太宗即位之初首聽百官陳治道中外大悅又日引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群臣多諫皆不聽曰四海一家何於宿衛更加猜忌由是人思自厲悉為精銳論者美其求言而至於習射則陋之以為以天子為有司事近卒伍於殿廷舍教化而急於射嗚呼是未知太宗之意也余以為求言習射同一術耳求言不獨補政而習射不獨備戰何以言之太宗雖功伐益世而李氏代隋為日猶淺且已以藩王一且爭而獲位文武士民其心渙散未必一也是以設術以收攬之夫百官夥矣而人人得進言其中亦必有下賤不可近者矣而不敢阻絕之何獨於士卒怪其親近之哉唯然故天下之心翕然聚於太宗不難攀附此人以成吾事上下之情流通貫徹

莫之或間而太宗之天下定矣彼中外大悅與人思自厲其心一也皆為太宗所鼓舞而不自知也不然太宗何以求言而獨不聽此諫論者所言乃常談耳曷足與論英雄之術哉吾嘗因是考之凡治亂興衰所關蓋在於此衰世之君每尊嚴自養曰吾人主也不可親有司之事其有司又各殊其途文臣賤武事不以經其意而將帥士卒結黨於外無親上之心仰瞻殿廷如在天上有畢生不識人主之面者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相率為其所欲為莫肯來救我急而天下為他人之有往往而然即以唐言之天寶以降是已使唐之子孫皆能如太宗所為則何患府兵之廢缺何患方鎮之跋扈何患左右神策軍之擅威福也當時群臣不察於此其所諫必曰以萬乘近侍屬何不自防

夫憲宗在深宮中。為閹豎所刃。而六軍諸衛。莫敢誰何。豈非上下之心。不交禍。乃至於此。歟。然後知太宗之不自防。乃其所以大防也。

○○裴度論

負天下之望者。任天下之責。有天下之權者。恤天下之患。不恤其患。不任其責。何取於權與望也。今夫人家僮僕。各恪一役可也。至於家宰。則一家之事。無所不恤。豪長者。屬閭里之望者。闔鄉之責。自任不辭。勢空然也。彼大臣者。宿與國共休戚者。其義豈異於此哉。唐裴度為憲宗所任用。以宰相兼武功。史稱其威名遠達四夷。以身係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夫子儀之望重矣。而其中書令。特爵秩耳。非有其權也。至於度。出握兵要。

入執政柄。及老且衰。猶平章軍國重事。其在外。能訴穆宗寵臣不便己者。黜之。可謂有權矣。以敬宗之昏頑。猶知厚待之。不聽眾諫。而獨納其言。可謂有望矣。是其上下屬心。責萃一身。天下絲毫之患。且在其所可恤。而其所相天子。兩為宦者所弑。而若不聽知何哉。夫宦者之勢。蟠結歲久。非可驟回。然願回之之人。如何而已。劉從諫。一疎遠藩帥之無望者也。當中尉極盛之時。猶能抗表其罪。欲清君側。使其震懼。自戢。天子倚以自強。况於度乎。憲宗英威在人。而宦者之勢。未太盛也。一旦禍起肘腋。而賊之主名。中外共知。當是時。度權兼將相。天下猛將精兵。繫係其部屬。苟開其口。一呼可集。彌誅奴輩。為先帝復仇。勢易於薰鼠。度何憚而不為之。豈其威能達四夷。而不能行於宮掖邪。至

宦者重行弑逆肆為廢立則罪惡貫盈天下所切齒而其勢未
至如甘露變後也而度為冢宰率群臣見新天子蓋王守澄引
此以貼服衆心也度又何以此時大會百僚窮治中官積罪
以度之威望出以速斷使如疾雷不及掩耳亦可以不動聲色
而除唐室之大患乃甘為閹豎所賣抗顏立位居之不疑弑天
子則聽其弑之立天子則聽其立之彼以身係國輕重者固如
是邪曰度蓋蒞時也時孰若此二者哉此而不知乘復將何蒞
乎且蒞時不至何不去其位不去其位不任其責數誤機會優
游不斷與庸人無以異也是知前者所以能樹功名特倚於
憲宗之明決憲宗在焉雖無度足以濟事則度可謂盜名者矣
吾見度之威望適足以資宦者而重其勢而已歷相四帝然

中立其異於王祥馮道者幾希世蓋震於其名故莫之敢議耳
且夫文宗非有志之主哉雖為宦者所立常因誅之以雪列帝
之恥彼察其心曷嘗一日忘之而未得其輔纔得訓注輩猶且
與謀至一敗而不振夫使人主獨憂其患於已歎息至於天折
而為大臣者慈焉傍觀不為一輸其心力是劉蕡所以發憤極
言也夫以天下莫大禍社稷宗廟安危之所係而恤之者出於
布衣為度者可以少愧矣及貴下第物論置然諫官御史欲論
奏之而執政抑之所謂執政非度也歟嗚呼度也不畏淮蔡淄
青百萬強敵頗畏薰腐奴僕者果何故乎蕡策有言曰臣非不
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痛社稷之危良生民之困不忍姑
息畏忌竊陛下命之寵夫蕡不忍竊一命之寵而斐度者忍

山陽通志卷二
竊宰相之權者也。

○○李德裕論

善爲天下者不用己之力以治人而用人之力以治人夫治人而必用己力己力已竭而人未治則己將屈而從人人之不治也益甚焉夫天下之強梗而難治者譬之蟠根錯節欲必斫而鋤之以致平夷雖有利器不容不鉅且缺折是以功成而費倍唐之於藩鎮是已唐自肅代河朔趙魏歸爲難制德宗初年銳意削平命將出兵期於必克而天下不堪其勞是以激成奉天之變一蹶不振而姑息之政甚於前代至於憲宗任用裴度養財鍊兵以經營兩河舉十六州之兵關四歲之久纔能克一吳元濟而天下之力已屈矣及幽鎮之叛以烏重胤李光顏之將

材用十五萬衆而不能克萬餘之寇雖由撫御失宜抑亦用力太過不可再舉之驗也是以不能不撫納叛將授以節鉞情見形露適足以損國威而張寇勢是豈非特知用己力而不知用人力故也哉李德裕蓋有見於此故於澤潞之叛也不肯復出唐軍委之河朔三鎮攻之發一介之使齎數尺之紙使強藩重鎮爭奉頤指終能成其功而天下晏然視彼裴度躬蹈行陣勞擾海內而不能全其勝者其於爲天下孰巧孰拙世謂德裕不及度吾不信也夫度之所克淮蔡而已淄青而已至於德裕不獨能平澤潞又能服三鎮是併服四國也蓋藩鎮之患患在不奉唐令一日奉令是唐臣也何必勞師費財盡取其地而後爲功哉即能成功所得不償所失安在其爲功也秦之於六國不

必出兵務離其交而鬪之而已。唐都關中，俯制兩河，亦秦之勢也。而德裕所用秦之策也。誘之以利害，禁之以形勢，奔走天下之姦雄豪傑，使其自相噬攫，以為我効力，而我袖手徐觀其成敗。成則我有其功，敗則彼受其弊，非熟天下之勢者，其誰能辨此？且夫天下之勢，各有其時也。創業者，不宜用力，而守成者否。譬如少壯之人，而獲疾，宜攻擊而去之。至衰老而有沈痼，攻之徒損元氣，而無益於疾。善醫者，存疾以攻疾，疾為元氣所使，而不能為害。彼德裕者，善於醫國者也。使武宗不天，德裕得盡施其術，則唐室之疾，不患不全去矣。而論者，或以其樹朋黨，議之德裕，引其所知，才能以益社稷而已，亦猶醫之於藥，各有所慣，用或喜烏附，或偏參苓，苟利於疾，斯可矣。何嫌私是藥哉？識德裕是譏醫之私於藥者也。

○宋論

所以得天下，所以失天下也。天下之患，每基於創業之世。當其盛時，習而不察，及其偏重固滯，而乘以衰弛之會，則潰裂而不可救。自古英雄之君，與其謀臣策士，日夜計議，求所以制服當時，而擁護子孫，必有最大焉者。用能籠絡天下，歸之一家，而後世之禍，每由此出。漢之大計，在抑將相之權，而漢之禍，起於大臣力微。唐之大計，在倚重鎮，壓服四外，而唐之亂，由於將帥勢強。論者以為禍患生於所忽，而不知其生於所不忽也。故興一代之利者，此計也。貽一代之害者，亦此計也。譬若人用藥防病，病徵者，用鉛粉，病飲者，用螞蟻，非此，莫以得快利，而此人之死。

終由鈔粉蠟穀非鈔粉蠟穀之能死入也入用之偏耳宋藝祖之取周也以為當時之可患在藩鎮難制於是謀所以弱之散之兵卒收之錢穀使之日朘月削而天下大權皆歸朝廷弱末以強本據重而馭輕所以能享二百年之安焉而聚天下之兵而養之以天下之財舍此無以為務而將帥士卒弱不任用又令遣兵與禁衛往來更番其勞且費也如歲出數十百萬之軍者公私物力為之耗屈紛紛制度支吾不給故以天下之大常為最爾外夷所窺伺敢為不遜歲徵粟帛受其侵犯莫之或拒是故宋之禍非起繼欽高孝之世皆出藝祖樹計之日也然則藝祖之計非乎曰微藝祖之計宋何以得天下邪唯宋知其所以得不見所以失也苟見所以失則救之於全盛之日豈為無

術欤夫祖宗之至計子孫守之不變可矣然何不思為此計者將以防此患患去而計存計有不勝其弊者及時救之稍為變通要不失祖宗之意乃可以全此計也嗚呼宋已不及救之後之為宋者已為宋而得勿為宋而失哉

趙普論

吾讀宋史至趙普為藝祖畫策奪諸將兵權不動顏色其經畧敵國先柔脆後強梗蓄力而後發未嘗不歎其智向使普計終用則西北皆可合也藝祖已費力於太原太宗又折鋒於燕薊終宋之世不得其志豈非善普計而不終用故歟世之論普者皆病其佞太宗以負太祖也吾以為非普負藝祖藝祖負普也普自微時傾意藝祖為之竭其心力及為宰相以天下為己任

其跡類專亦勢不得不然也。大臣之事君，顧國家利與否而已。豈可嫌避形迹，脩飾自守哉？苟然，韓范諸人之為是已。況普於藝祖有布衣之舊，故直行胸臆，奮不自顧，亦其所也。昔蜀人尤法孝直之專橫，諸葛亮謂其翼先主規取益州，宜使得少行其志。夫孝直為先生取斗大之州，猶得以功償罪，取天下而授之。藝祖之手，定七姓爭奪之國，以開趙家三百年之業者，誰功乎？因區區之謗，收其權柄，而抑遠之，非藝祖負普而何也？使普終居相位，則太宗未必能取天下也。何則？傳天下於太宗，非普意也。盧多遜之言，亦其證已。是以自書杜后詔而付宮人藏之，不欲傳播中外。雖太宗未開櫃以前，未嘗知有此也。他日欲傳位於弟，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可再誤？則普知其誤久矣。故傳天

下於太宗，非其意也。如德昭德芳之死，皆係普退居之日，豈其所與知也？太宗自畏弟姪逼已，以勸翦之，獨廷美在，無可除之。黨願以普元勳，名復其位，然後洛廷美使天下謂普主此獄已得所欲，乃逐去之。普之復相，不滿三年，是太宗用普以行其志，非普佐太宗也。及其晚年，雖得復入，徒存體貌，畏怯顧懼，非普前日之趙普。普之事太宗，與其事太祖，大異如此。所謂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則普之心，可以見焉。普豈負太祖哉。

張浚論

南宋之亡，何所由哉？由高孝之務和，不務戰爭。汪黃之沮李綱乎？秦檜之殺岳飛乎？是皆非也。張浚為之也。浚有平苗劉之功，稱為賢臣。高孝亦倚以為將相。主戰不主和者也。而三大戰皆

敗曰富平也。淮西也。符離也。此三戰者皆關南北興廢之機。而
浚身總督軍務。輒致敗績。使金人得勢。則二帝之喜和惡戰。豈
獨其怯懦哉。亦懲於浚也。然則壞宋之國論者。非浚而誰乎。然
勝敗兵家常事。未可以此嗤之也。而所以致此敗者。何乎。浚措
置失當。不堪其任也。己不堪其任。而又不用堪其任者。富平之
敗。以不用曲端。淮西之敗。以不用岳飛。而符離之敗。則以自用。
唯其自用。是以不用人。不啻不用。乃擠之甚。則殺之無他。其才
之不足。而忌人之有餘也。當此時。將才莫若岳飛。而相才莫若
李綱。方高宗即位。知綱可用。委國聽焉。而汪黃沮之。帝未為所
搖也。浚以諫官劾其募兵買馬之非。高宗始惑。而罷綱。然未遠
斥也。而浚攻之不已。夫綱之才。至布衣之士。無知之軍民。以死

爭其進退。浚寧不知。而必求其瑕。疵譁而逐之。豈為汪黃所嗾
乎。抑已規望大用。而忌綱出其上也。其後旋復薦綱以帥江西。
當賊虜之衝。而不可不與之。其意豈可測哉。觀其怒岳飛。致
使盡忠報國之人。引病歸山。其忌刻可知也。且夫殺飛者。秦檜
也。然高宗初斥檜。至榜罪朝堂。示不復用。而浚薦之。再起。遂至
專朝權。則曰浚助檜殺飛可也。然則浚何以薦檜。曰忌呂頤浩。
趙鼎之軋已而借檜以排之也。噫。頤浩不必足惜也。如綱與
飛。以身係國之存亡者。而浚則擠之。故曰南宋之亡。張浚為之也。
○大江廣元論

抱濟天下之才。而不之用。是士之所謂不幸也。雖然。用而不得。
其當不如不用之為幸也。夫吾才不可自用矣。則必求天下有

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吾事。夫苟用人以成吾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遇善人可也。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小。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為天下之戮者。幾希。吾於大江廣元。乎見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亂。廣元為源賴朝所收。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為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為廣元之用賴朝也。承久之變。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起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據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効力戰鬥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教之。始說而從之。北條氏遇京師檄至。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沒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

以濟天下。而不為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夫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超一仆於吾。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可諫。實朝陷禍。而不可救。時政義時之謀篡竊。而不可齟齬。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咎其不忠。過矣。吾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莫已知則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則賴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據王權。如此哉。承久之變。流竄帝王。取行大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辦。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已。故不能不竭力扶之。是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初念或不

及於此豈不可惜也。且吾又有為廣元惜焉者。夫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苻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賴朝秦時矣。則所以駕馭箝制之使不能肆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為無計哉。嗚呼。豈為無計哉。

北條氏修禪學論

甚哉異端之害於世也。吾觀北條氏之事。有以知之矣。夫北條氏以源氏僕隸起身。共其富貴。受其恩眷。又何所不足。乃以陰賊之心。濟詭秘之計。弒而篡之。極其慘毒。不啻如鬼蜮而晏然處之。莫或疑懼。是必有所以恃焉。然也。夫佛教之來我邦。已垂千歲。而所謂禪者。助於鐵倉。而威於室町。其所以為教者。虛假天地。空寂萬物。木石灰燼。其身與心。於凡榮達權利之爭。美色曼

聲。腴味華服之好。一無以動其念。是損分之士。所以治其一己者也。何關於家國哉。然吾嘗深考之。知北條氏之所以安於悖逆者。盡禪教所致也。何以言之。夫頑愚之人。不能為姦惡。能為姦惡者。必巧智者也。巧智者。其性情之感。必過於常人。今夫偷一錢於人。以一事欺人。其心必有不慊者。况君臣世契。恩義所結。不啻如手足心膂。一有所負。能忍然於懷者。鮮矣。今北條氏使其三世襲恩之君。骨肉自相剪屠。而奪其國於冥冥之中。不唯此也。其營私除害之至。終至幽萬乘之主於窮海之陬。當其無計不中。動投其志。益亦撫掌自喜矣。而及事過物移。身老氣衰。靜而念之。平昔豈無為怵惕。蒸蒿於俯仰之間者哉。而方寸之內。結轡而不能釋然也。則思所以排遣之。於是乎聞彼無方

無碍與世相遺之說。爽然有以自解。曰：世之所謂君臣父子者，本出空假而不足言。木石灰燼之相合，於我何有哉？吁！是其九世所以相授受以為衣鉢之傳者也。其傳施及於室町氏而不絕，彼天龍之建，起於尊氏之異夢，而五利之隆，終出於建長圓覺之右室町之僭竊。什倍鑊倉，益有所由焉。安知結跏趺坐，不為奪國篡家之捷徑也？香火鳴棒，不為弑父弑君之利刃也。吾故論發之，以警世之喜異端而不察其害者。

山陽遺稿卷之二 畢

山陽遺稿卷之三

傳

賴襄 子成著

○○節女阿正傳

余西遊筑過赤間驛，見其數十家，瓦屋茅店，依山傍樹，烟火蕭條而已。既而寓博多，得聞驛有節女，博多人松永子登為余說甚詳云。

節女名阿正，父曰七兵，業農。又釀酒家，頗豐。二娶妻，皆先死。各生一女。節女後妻出也。初七兵年五十，讓其家於外甥七左，而別營舍於馬。及病篤，聚其族，囑之曰：吾命在旦夕，而無丈夫子，唯有二女，以累公等。願養嘉右，妻以長女。至於次女，待其長妻。

之於長二以承宗家之緒嘉右者其後妻弟也長二者七左之子也親族相計如其言以長女配嘉右使之子育阿正焉阿正天質穠粹事嘉右夫妻其謹嘉右性無賴不事事日與其村馬暨万助飲酒沈湎典義父所與田業幾盡親族交規之弗聽是時阿正既長長二亦弱冠長二為人質直勤路而遠遭災患產稍落是以因循未成婚也亦聞鄰邑曰勝浦村村長半五家甚富為其子源吾擇婦未得聞阿正有才姿欲獲之會万助因事來村中語以其意万助心竊計吾苟勾當此事則借此翁勢力何欲不成遂諾而歸語之嘉右嘉右大喜欲不謀親族而許之親族來謂責其違舊約而規新利嘉右患之其明召万助語故且曰為之何如万助曰請謀之愚兄道全呼道全至畫策曰本

村長善次與半吾聯職親善託以媒介使公然來請奴輩何能相沮也嘉右大喜使万助潛往授意善次許諾偕來波議乃呼阿正告之說以利害阿正默然不答良久曰諸君為妾計妾寧不荷雖然阿爺臨沒撫妾而許於二郎矣慈心所屬万不可背百事唯命此獨不能從淚與言俱下道全等大怒曰吾輩所說不唯為卿計利於義父施及吾輩與有榮耀焉舍此洪福而慕落魄之長二顛倒之甚嘉右又罵曰汝不肖此婚必有緣故意汝已密與長二通也余必逐出汝二人阿正低頭不言万助曰事已至此何必喋々不如速消吉納幣使善次閱曆曰某日吉矣於是眾歡飲徹夜阿正向隅飲泣而已自是梳妝皆廢家慮其有變更守之既而數日阿正忽洒然收淚稍理髮蹟面家意

其改志防護寢解阿正乘間沐浴杖束入屋後炭廠以厨刀貫咽兩手據膝伏而死時年十八矣。義母方識覺其不在詞之隣。隣曰：近久不見二姐也。歸家周搜，遇流血淋漓，大驚。嘉右時他適，聞愛馳至，得遺書二於傍。其一以遺義父母，曰：兒初喪命，娘乃蒙覆育，恩不啻海山。今段婚事已利父母，又利諸親，宜速奉命。獨奈初許嫁二郎，近聞其生業漸落，乘是時變而適他，獨享富貴，是妾違遺言而負二郎也。使妾不違不負焉，則不孝於義父母矣。妾身遭此罹，唯有一死奉事不終，多罪万恕。其一以遺長二，曰：妾身許郎君，不須更言。近乃遭勸適，勝浦納幣有日，妾不任悲愴，昨託人欺說，一切不聽。所託之人亦及來勸妾，無復有一人贊適郎君者也。妾於是殊覺郎君可痛也。饒使妾遂成

不義之婚，身披錦繡，口飽肥甘，獨何面目見人乎？義父謂妾與郎君通殷勤，亦定然之疑矣。然實未嘗伸一夕之情，郎君所知也。特思許嫁義重，又欲有辭於逃者，思彼念此，万愁纏心，所以自殘。真見憐察，嘉右憮然，万助至，見其尸，竊罵曰：執拗女子，自造罪孽，豈能成佛哉！遂告之善次，善次懼禍，教以狂疾，聞賄郡宰，事得寢不問。實享和辛酉十一月也。物論賢然而莫敢上聞。其後十有八年，本藩儒臣竹田器甫嘗因臨館試，詩以節女詞命題。自賦長韻，悉叙其事。藩侯閱詩，心異之，因密詢中外侯生。母賢而有惠，其所隸小婢，赤間人也。呼而述之，訪得其實。語之於侯，侯遣吏廣問，遂奪兩村長職，追答當時郡宰以下黜罰有差，賜節女家白金，使存其焉，以旌之云。

外史氏曰嗚呼烈矣哉阿正之為其夫也而推其為心亦可憐矣彼其生長荒山破驛間何所聞見而其辨榮辱之分如是其明何哉蓋亦有不忍也歟余多閱都邑婦女爭託身富貴以貧為恥相聚而語曰某適某公矣某嫁某君矣或曰某當適某改醮於某轉禍為福矣嘖嘖然豔慕其榮而至結髮偕老之情槩乎不省至與倡妓同見而不自知其為辱也婦女猶可恕也乃鬚眉戟張豪傑自許而有愧於茜裙荆釵之人者多矣則何尤於邑人之以阿正為顛倒也男之委質與女之笄字也等耳余嘗檢筑紫野乘近古雲擾之際武夫健將朝事立花暮歸大友者比比皆是其則觀其旗幟精彩以下去就視去其君如驛舍然噫何其無情也故夫所謂忠臣無他有情於其君也孝子有

情於其父也而節女有情於其夫也唯夫有情是以不忍以其不忍故能自忍於死生之際焉耳余烈其節而悲其情作阿正傳

○阿雪傳

阿雪者大坂俠女子也大坂為豐臣氏之墟風氣雄闊人尚任俠多以俠著者女子而俠者獨阿雪阿雪為長堀豪賈女妾出幼養於三好氏亦富商養男欲與之配阿雪惡其庭傭不肯也因誓不復迎婚既而義父死阿雪當家性有俠氣不事生產學書及画於柵淇園翁又學擊劍手持為人白晳肥大有膂力常從二女子曰阿龜曰阿岳皆拳勇阿雪甫十六而二女皆韶齡無賴少年見諸途戲挑之輒目二女搏而伏之往往不能起南

郊蛇兒阪當時甚荒僻。雖晝日人莫敢行。阿雪嘗徑馬。有二偷兒。要之。欲攫其佩擊。仆而過。因是一時喧傳。人物色避之。阿雪既無夫。欲為仕女。得觀禁內。以善書。為長橋局女史者五年。頗諳宮庭故事。既歸。薙髮為尼。居天王寺側。月江寺嘗以生母衣。號菊水。所服皆用此。遂稱楠公正。成皆齋。又以姓三好。系出於長慶。於是自撰法名曰正慶。常穿白色法衣。仍與前二女輩游戲。寺嘗開龕。士女群詣。會天俄雨。正慶買傘千餘。人給一傘。頃刻而盡。又嘗就寺。大為法會。延伶官。張樂。齋供豐備。或問何故。對曰。我家關白秀。次二百年忌辰耳。又竊捨金于方廣寺。曰。為我。予豐臣大閤。其任誕類此。久之。產稍落。築室難波村。老焉。買一棺。懸之門。日會客飲酒。一日冒暑出。死街上市人皆識。是正

慶也。爭告其家。寄尸平昔所買酒家。而斂以其棺。埋于幽泉寺。得年七十五。墓石雕為雪。及龜。與石狀。今猶存在。蓋二女亦合葬云。

外史氏曰。阿雪。世所稱小萬者也。同時南曲有歌妓善尺八。有呼者。輒為女郎。梳裝。插笛于腰。以往。當阿雪。俠名噪都下。至劇者。演其事。不敢存名。以其母名萬。呼以小萬。扮用南妓樣。因是訛傳。画者寫真。又依之云。嗚呼。阿雪。不屑為尋常婦女者。也。而况混名媚人之倡妓。使或聞之。吾知其瞋目唾罵也。世之真假淆亂多如此者。芥山翁得梁蛇。嵩先生贈阿雪詩稿。珍之。使余為之傳。因得覈其事。夫阿雪之事。不可以為訛也。然當其時。有婦女而丈夫者矣。今也。則有丈夫而婦女者矣。余於是。有以卜。

山陽遺稿卷三
氣運之盛衰為可慨歎已。

○百合傳

東山在京師為最佳麗地。每到花時。綺羅雜遝。絲肉嘔啞。墮珥遺簪。相望於逕。而葛原最稱歌吹之海焉。

外史氏曰。余誦慈鎮風葛蒲騷之詠。未嘗不歎今昔之異。又怪彼秀麗所鍾。豈無才貌俱秀。增美山水者。而徒見粉黛成陣。衣香扇影。與霞彩相亂而已。蓋嘗聞之故老。葛原之歌樓舞榭。夾路而起者。四五十年前。未至如此。寶永中。有女子阿穀。作茶肆于祇園。萃表南側。喜作國詩。好事者。哀之。曰。穀葉集。阿穀養一女。曰百合。二女皆以才藻名聞公卿間。冷泉黃門殊眷遇之。至召見之。而百合之事。最有足傳者。

百合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江戶人也。為人明慧。絃索鍼黹。一見輒解。既為阿穀所養。習其母所為。喜好吟咏。日著茜裙。捧茗供客。而偷閑輒手筆。研花香為語。隨觸入題。性不甚裝飾。而天姿娟秀。潔白淡粧。常服楚楚。動人。過者無不畱連。都下貴介豪富子弟。多屬意者。少年自喜者。或傳粉顧影。以求當其心。百合不顧也。百合有所素暱。德山某者。為幕府士人子。爽俊人也。因事流寓都下。落魄不能自活。百合為之傾竭心力。因得不乏。如斯者有年。有孕。生一女。情好益篤。會德山氏宗家嗣絕。族人議取其繼之。乃使使者齎書來迎。某乃欲與百合俱歸。百合辭曰。妾與郎君。綢繆十年。一旦萍離蓬斷。極難為情耳。願郎君畫錦。攜婦人以旋。恐招人指目。某固要之曰。吾飄泊客土。得不遺溝。

壑以致有今日。皆因卿力。今一旦富貴而遺棄糟糠。余不忍也。百合固辭曰。妾忝過愛。寧不踴躍欲從。所以不能奉命者。抑即君承重宗祧。當選良聘。儼路傍花柳。何堪攀折。即奔從纏綿。不唯玷辱郎君。施及祖宗。妾深懼於心。饒使憐充側室。風波中起。牽累郎君。是亦妾所逆慮也。妾日夜籌之。熟矣。則一日之訣離。所以全十年之恩情。郎君珍重。妾生死自此辭矣。幸勿復以妾為念也。某不敢強。乃欲攜所生女去。百合曰。郎君少壯。更伴新人。前途多福。不患無成。行遠勝之樂矣。妾既辭。郎君誓不見他夫。獨守青燈。賴有此一塊肉。見此猶見郎君。并之附去。何以消日。某遂舍女而去。百合自是益自備潔。一意撫養其女子。母執乳相依為命。女稍長。又有才情。名曰阿町。百合常謂之曰。汝父

士人也。汝珍惜其女兒身。勿自輕視也。常欲為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生。又住葛原。賣書畫為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獨心竒之。終以女與之。女又習其夫所為。頗解繪事。夫妻終日。伸帨。蠶墨。以琴酒自娛。釜甑生塵。晏如也。百合視而喜曰。吾事畢矣。無幾何。病死。後數十年。有一士人。自關東來。問池生。置其儻從而入。會生他適。獨妻在。出應之門。士人問曰。夫人。池君之室乎。妻曰。然。則吾與夫人為同父異母兄弟。吾德山某之子也。吾欲與夫人相見久矣。山河阻絕。徒有神馳。今幸因公事來。此得遂宿志。請自今數相往來。以叙匪他之情耳。妻曰。妾亦聞此於亡母矣。然亡母誠妾慎勿相通問。今雖荷厚意。不敢違遺命矣。士人失意而去。池生後終以書畫成名。海內稱大雅先生。

先生之配玉蘭與之齊名人比之伯鸞之孟光實為百合所生
百合有遺集與穀葉並傳余友與道逸獲百合自書散稿其書
灑落道逸猶其人云

外史氏曰余數遊東山東山僧月峰為余語百合甚詳余初知
百合為才薄女子而已焉知其有識有節又具知人之鑒也余
視今之雷兒俗漢浮慕大雅之名爭購其筆墨使此輩遇真大
雅當面錯過耳誰如百合之識之於風塵中也如百合者可不
謂奇女子哉余恐後人以百合與今之倚門賣笑者同年而語
也作百合傳

○○高山彥九郎傳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

畧通大義為人白晢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
冢側三年饘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
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為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
得出即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
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
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
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賤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
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蹋不
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蹋可蹋凹處而過其
人蹶起竝呼曰誰蹋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脫曰喝
其人群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

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票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孰武藝遇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欄笑曰止焉正之啞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返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已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走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

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為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游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關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為世所重而直已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答曰吾館子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

辭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刀深入尺許，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間，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

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疑爲不軌之民，寃矣。予故畧叙所聞如此。

○○古川翁傳

古川翁，備中人也。倜儻有大畧，喜地理學，學無所不。少小浪遊海內，批輿羽，渡鯨浦，窺蝦夷，究筑紫薩隅，至鬼界境，其間雖攀鳥道，涉洪波大濤，重巖饑困，舟殆覆，溺沒自若也。寫山谷形態，隆然窪然，及所眺覽，樹如薺，波瀾如織狀，如工畫者，尤喜尋近代戰爭之跡，觀其攻守勝敗所由，以鈞股法，揣遠近高卑，不失尺寸。著圖說，鑿鑿有據，嘗罵世以兵名家者曰：此輩煮芋不辨熟否者，焉可施實用哉。寬政中，越侯當路，注意海防，親巡視關東諸港津，聞翁名，遠召致，欲有所詢，其子從往，及入見，又欲隨

入翁曰何為曰大人平生與人談甚口今日空自收歛翁啞然
大笑曰使此公果聰明如所聞則吾雖萬脩飾一見洞視不能
然而受吾欺又不足畏也既入隨問指畫應對如流侯大奇之
尋受命釐正武藏五郡圖譜稱旨遂欲祿翁使人以意喻翁翁
晒曰吾老矣不習折腰事直歸築室其鄉岡田村有一老松自
號古松軒主軒外多植桃花杜門著書咏歌自娛門前一水架
板為橋平時撤之曰勿使俗物來清我嘗謂人曰大丈夫生無
事時已不能與彼盆玩富岳白山沿視太湖茅渚者相周旋已
矣今世所謂薦紳先生不足供偏裨用以吾所識某某差可耳
翁年六十三都諸名士爭贈壽言翁卷而懷之往示於人曰一
輩無用物可打疊入迺公篋袖中者然喜與儒人交聞其談論

有會於心亦低首稱服翁長面脩頤語氣深沈人望而知其為
偉人一画匠為作肖像翁視而嘆願曰未免帶酸氣何不為大
姦雄樣其任誕如此

外史氏曰余十六歲時翁來遊藝以與先人有舊來過手寫海
內輿地及四鄰畧圖來贈於予且曰聞豎子頗可告語者願為
此學予時有疾不得時見而翁即去余熟玩之與世地圖大異
不画州郡界特示山川脈理畧署州名於傍而已余因此得識
海宇大勢已而遊四方有以驗之及作史且論事多所依據皆
翁賜也而不得見翁詳聞其說可勝憾哉

碑

廣邑新墾碑

藝之東山勢彎環與海相出入農罨襟居稻魚之利生齒之繁
甲於諸郡而廣邑居一焉邑之水注海海口沙淤積成廣下因
而隄之以為田鹹鹵沮洳漸化膏腴者數處其最新成曰彌生
新田成於邑里正多賀谷翁宗親多賀谷氏姓平本貫蒲川島
支派來家本邑者二翁為其一三世相承及翁富最於宗族翁
嘗助其父闢田三區今役最大規工於文化辛未二月之季告
竣於其三月有閏焉為日總五十九日役夫每一日率二千為
夫總十二萬人既成籍其阡陌疆場之畧上於藩府得田三
十九町有奇分隸數家課耕勸作租額未立有命特賜一町
於多賀谷氏世世勿有所與焉嘉其功也蓋佗邑亦有墾闢者
糜官錢鉅萬延以歲月纔能底成翁此舉出於己策取乎己貲

未嘗有煩於官雖因其地勢或易為力抑亦偉矣余自吾父已
識翁省鄉之次過得相見翁足跡不出其鄉無佗嗜好獨以奉
上濟物為心自奉儉朴不類豪民所以能成此偉舉也翁請余
記其事于石余以病廢仕放浪客土不能報涓埃於父母之邦
視翁所成寧不慙恧然因翁以得不朽其隻詞於本土亦所自
幸也於是不辭而為之銘其詞曰

維潮與水日戰交綏非海非陸厥地棄遺爰疆爰理畚鍤雲
飛非澤於家唯國之滋渴潮延水祭土之神伐鼓鏜鏜百吏
臨焉□、、、

公曰汝功錫汝一阡藝萬子孫莫之或刊彼泆弗思酒酒漁色
失厥舊業新之敢得克菲乃食致力溝洫噫乃孫子視茲所

述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西大寺因寺成邑舟船所輻湊在前備為一都聚者稱遠近西大舊為犀戴相傳

後烏羽朝改之或曰不然足利尊氏東上時所改蓋武人不識字認音濫呼或文擻副急苦其點畫稠密故從簡耳寺安觀音像像造於天平勝寶寺建於寶龜之八年僧安隆者遇異人兒島海中投以犀角曰投之水隨其所沈可以興寺從之即今地是備前二水皆自伯作來南抵兜陽其東者襟州治而西者帶寺波水衝齧日夜不休而基礎屹然邑屋鱗次倚寺而宅者千餘家犀之戴焉非虛言也當□烈公之汰諸佛場此在所不廢

烏知非資其堅全以鎮壓方面也哉寺四更造最後疊石于岸益固其垣今寺主正翁又與諸檀越謀新作石門于南岸上柱梢梁楣皆石為之而起樓架其上柱周文有六尺高稱之取材近邑一柱載須舟二隻助贊者七十有二人繫係邑人搬工於文化丁丑今茲己卯粗成巖立雄峙遠望可識自今而後凡舟舩之上下者認焉繫泊高帆危檣群聚於慈雲之下不慮風水之患犀戴之名於是益實而邑與寺相須其稱益著可知也夫天平寶龜邈矣足利氏改寺名而降兵亂相踵幸備之士者更赤松山名浦上浮田數氏寺牒所紀歷歷可指而寺獨依然如舊大士像一木片能閱千載之治亂况石門乎未可知其更歷幾千祀也余故不辭正翁之請而書其事于石亦將自託不朽

山陽遺補卷三
馬爾昔蘇子瞻作蜀都大悲閣記謂其官四方未得歸而想見其處備鄰吾藝省覲所由余無官羈得以涉其處而睹其成寧可無紀耶遂繫之以詩曰

南海大士騎犀之背坐鎮斯邑經於百代維犀頭角斬焉其出其影照水因兩逃逸角一而已析為四柱猶之大士一身千手

○玉堂琴士碑

琴士姓紀浦上氏諱弼字君輔世仕備前藩屬其支封內匠君數役江戶雅解音律最善琴偶見古琴傾囊購獲蓋明人顧元章物背有玉堂清韻字遂自號玉堂琴士琴士常謂漢謠不入國耳因欲被琴以催馬樂樂廢既久取之村野所傳又考舊志

參互相驗更得數曲焉寬政甲寅辭仕得肆志四方初娶市村氏先卒有二子選選於是攜琴與二子東遊會津侯客禮聘待改其廟樂乃畱選仕焉置選江戶而獨攜琴漫遊東窮與羽西至筑肥最喜平安山水召選共居焉日事遊覽推髻褒衣鬢髮鬢然負琴而行雖士女雜沓處逢倦輒憩人環指目之不顧也衣必綿布無副嗜酒不多飲朴器瓦皿肴核隨有醉則鼓琴又寫山水請画者以酒潤筆輒欣然點染氣韻高渾猶其琴也以文政庚辰九月四日病沒年七十六葬本能寺而建碑于嵯峨其所常遊也所著有琴譜及詩集雜記傳世而琴藏於選家選字春琴善画遜字秋琴解音皆淵源於琴士琴士自獲琴行佳坐卧無不與琴俱嘗為人誤墮地損其一角即痛哭累日蓋以

琴爲命也。故以自號。又字其子。琴在。琴士亦在也。何以銘爲。而吾所以銘者。與春琴交久。其請不可辭也。銘曰。人邪。琴邪。抑水耶。山耶。山水之韻。寓於琴。而著於人。人雖亡耶。不亡者存焉。我我焉。洋洋焉。何病。吾文之不能傳其人耶。

大塚鳩齋翁墓碑銘

伊丹之酒。主乎醇釀。一變而爲清。淡峻冽者。昉於鳩齋翁。翁諱信雅。字子明。稱與右衛門。老稱與助。攝上野人。富田氏。養於伊丹酒家。大塚探古君。君娶住友氏。生一女。以妻翁。翁性質直豪邁。疎而不失嗜飲。妙悟釀法。屬家中微。新造清醪。曰泉川。其名終大噪。江都評伊丹者。指必先屈於泉川。他名醜殆乎。避席至。或窺而擬之。云。文政己丑五月廿九日。病沒。年六十二。葬于邑。

杜若菴側室一女。養京人中村氏子。配焉爲嗣。曰信行。請銘墓於余。余雖未識翁。而識泉川。而親愛之久矣。不可謂昧平生。因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水穀之精。合爲清物。造之在人。若泉始。達人如其酒。懦夫聳肩。

箕浦東伯基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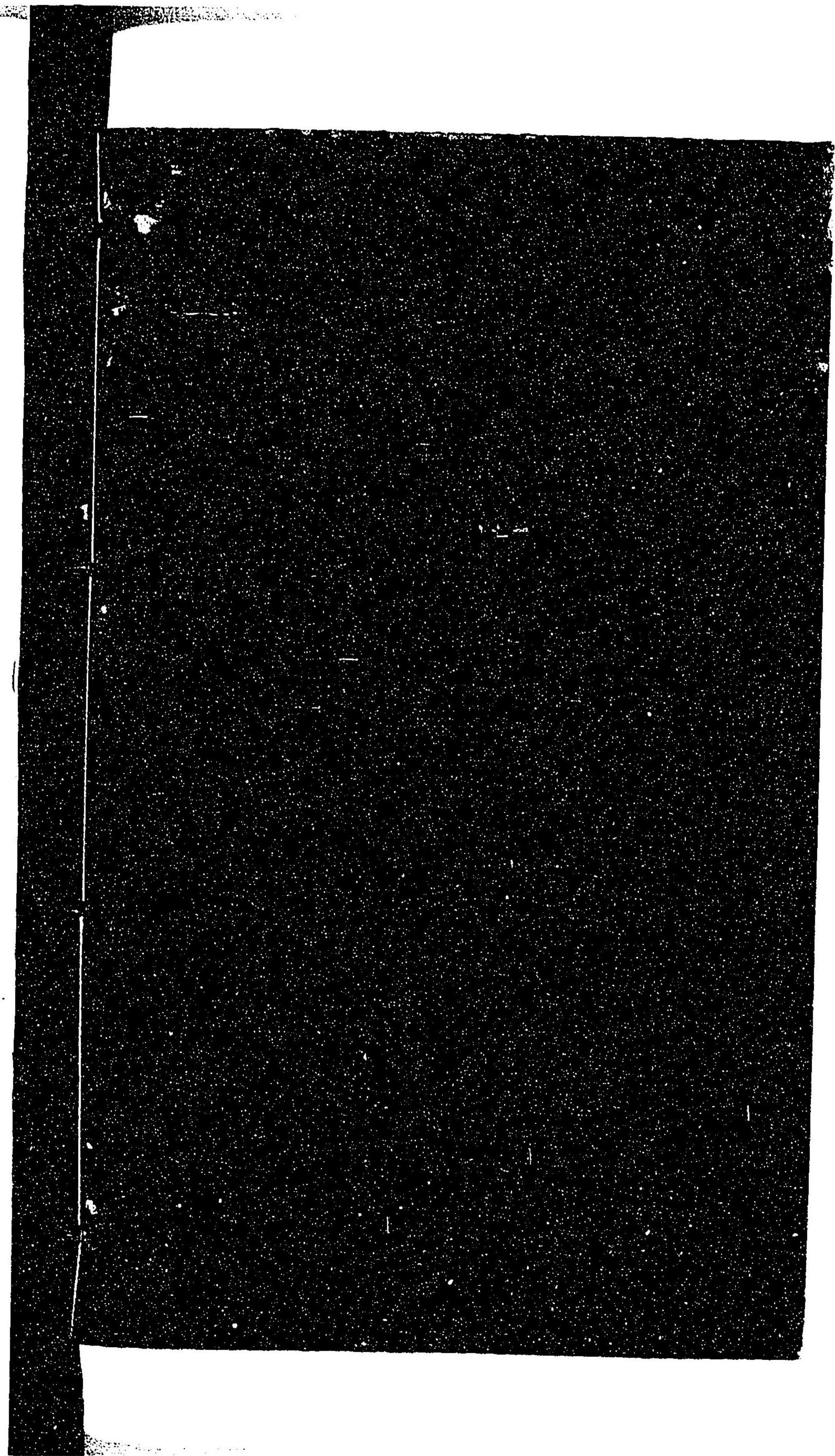
予嘗寓備後菅先生家。其門人有秋月藩醫之子。佐谷惠甫。頗秀邁可愛。先生指而謂予曰。恨子未見乃父已。而乃父士信來。相得甚。雖乃知惠甫之秀邁。肖士信也。士信有豪氣。喜相刀劍。得長光者。所鑄寶刀。示予曰。此西海一將所嘗佩。有故歸我子。爲我銘之。余諾而未果也。無何。獲疾西歸。病漸篤。召見惠甫。自知不起。卻藥不服。以文化庚午九月十八日。沒于豐前長洲之。

寓享年四十七。葬於邑之妙滿寺。以弟生民承後云。後三歲余客京師。惠甫來見。請銘其父墓。告以平生所履。歷曰。僕父諱順。士信其字。通稱良山。後改東伯。本貫筑前林田人。為箕浦氏。幼喪父。弱冠來秋月。養於佐谷氏。配以其女。東遊京師。學醫於和田翁。既歸。成婚。生一男。乃僕是矣。已而喪偶。又自知其性不堪羈絆也。謝其義父。以他人自代。以次及僕。而自復箕浦氏。出遊寓備。後三年。多請治者。復適京師。和田翁欲養為嗣。賦一詩辭之。去遊江戶。以生母齡老。不欲久遠。遊歸。寓赤馬關。請治者。蟻傳。為妬者所毀。去寓長洲。娶溝口氏。又生一男。曰竹次郎。久之。攜妻孥。遊伊勢。其歸也。得見先生也。臨終。謂僕曰。曩以刀銘託賴子。是不必復相煩。煩以吾墓銘。予謂知士信者。莫若管先生。

士信不敢請焉耳。然管氏兄弟集。各有送士信詩。所稱述頗悉。只以不朽士信。又何以余文為。至於刀銘。余已諾於士信矣。雖士信有言。不敢不果。乃今而後作刀銘。以附古人挂劍之義。雖然。銘刀所以銘士信也。銘曰。

百鍊之鐵。工精器珍。截妖斷邪。可以防身。脫室而飛。所至吐光。非如鄭刀。遷地不良。中道鋒折。化歸黃泉。雖乃沈埋。其氣衝天。

山陽遺稿卷之三



099520-001-1

919.5-R15s2n

山陽遺稿

賴山陽／著

M13

DBV-2051

